

□任随平(甘肃)

夏日向晚的时光如饮新茶,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的是游走着的风。巷口的古槐下人们围坐一起,闲聊,聊走远了的春天,聊阡陌纵横的田畴间拔节抽穗灌浆的麦子,聊着聊着,冷不防从树上滴落几声鸟鸣,挤在人群中的孩童们不免抬起头,向着高树上望去,等了好久,不见了鸟影也不见了鸟声,于是便悻悻转身向别处跑去。女人们围拢成一圈,玩纸牌游戏,说笑声一浪高过一浪,间或里擦一擦垂下来的头发,复又低着头翻牌。风是从小巷转了个弯拐过来的,拐过弯的风推着热浪,跑起来的热浪挤进围坐着的人群,毕竟是流动着的风,人们还是感到了一阵一阵的凉意,有人仰起脖子,有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又顺势坐了下来,继续着他们的话题。这时候,头顶的槐树叶簌簌地发着声响,像是摇响的风铃,窸窣窸窣,仿若动人的歌吟。远处的井台上有人下了吊钩在吊水。说到吊水,我喜欢曾经吱吱扭扭的轱辘,轱辘转起来的时候很是美妙。每日放学归来,我会第一时间提了水桶去井台打水,锁好挂钩,而后摇动轱辘,“吱扭——吱扭——吱扭”,这木质的声音令人心情愉悦,就像小桥流水,就像风过松林,就像雪落静夜,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

回过神来,夏风正紧,一阵一阵的清涼拂过脸颊,钻进衣衫,灌进衣领,村巷安静下来了,安坐在向晚暮色里的人们兀自

享受着清凉。

远山的轮廓清晰可见,摇动的柳树染了夕辉,像是丙烯颜料画的新画。

夕阳正在翻过远山,红若霞彩,粉若锦缎,低处的村庄浸在夕辉里,黛瓦白墙,绿树摇曳,确是一幅上好的水墨写意画。有人已在灶间燃起柴火,烟囱冒着草木香味的白烟,这烟绕着瓦脊徘徊,袅袅娜娜,像是快要走散的样子,忽而起起了风,便跟着风绕过屋脊后的白杨树,向着村巷的方向旖旎而去。有人站起身,习惯地拍了拍身后的衣衫,说了句“饭该做好了”,于是大家起身,逶迤归去。

晚饭的时候,人们会将木桌搬出来,坐在屋檐下,或站在临墙的花园边,听花开有声,听竹叶飒飒,这样的景致里,晚餐分外有味。晚饭之后,顺势靠着屋檐下的墙面纳凉,看对屋的屋脊之上升起的星星,望穹苍深处的蓝幕,孩童们靠在奶奶的怀抱里听古老的故事。掌灯时分,一灯如豆,昏黄的灯光斜斜地从窗玻璃中逸散出来,落在竹叶间、花瓣上,抑或爬上墙面的牵牛藤蔓里,浅色调的意境,有若泛黄的书卷封面。

悄悄然,月亮升起来,挂在树梢,树梢晃动,月亮跟着晃动。

有人提壶烧水,在檐下沏茶,杯盖醒在杏木桌上,月色落进杯盖,养出一盏清凉的好茶渍。

茶还醒着,人已睡去。

枕风而眠。

## 磨平岁月的沟坎

□高卫国(河南)



小时候,村庄牛屋旁边的空旷处,曾架起一盘石碾。碾盘有一尺厚,嫩白色的花岗岩锻造而成,表面光滑,远望如一轮圆月。碾盘上的石碾通身泛着青灰色,那石头似乎更为坚硬。石碾也叫碌碡,是大块石头削磨成圆柱形,中间略鼓,工匠在石面凿出一道道粗糙的横槽,石碾两端整出凹槽作为碾眼,做个木架套住,用人力或畜力拉动。

碾压谷物时,将谷物均匀地摊在碾盘上,人推着木棍或者驴拉着木棍让碾碾转动起来,在碾碾的滚动下,谷物逐渐脱去了谷壳。若是人推木棍,不一会儿就会累得两腿沉重、气喘吁吁,即使是大冬天也会冒汗。这个碾盘记录着农事劳动的艰辛,它周围的地面总是铺展着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脚印或驴蹄印。石碾转动,碾架和立轴之间摩擦会发出“吱吱哼哼”的响声,如同情绪复杂的乐曲,夹杂着艰辛、劳苦和叹息。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还不懂得劳作的艰辛,看着毛驴拉动碾碾的那一刻心情很是激动,我们就围着碾盘蹦蹦跳跳唱起了童谣:小黑驴,拉大碾,碾小米,蒸干馍,浇上油,撒上盐,小娃吃个肚皮圆……

毛驴有耐性和耐力,但是拉碾时间久了也会怠工,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毛驴也走累了,但不敢停下,停下就会遭遇鞭打,于是走得缓慢,这时候石

碾传来的响声迟钝而嘶哑,这声音似乎藏着无法诉说的辛酸和无奈。

这个石碾是什么时候的,乡亲们都说不清楚,就连和太爷一辈儿的老汉也说不上来,仔细打量碾盘上石碾碾轧过的地方,早轧出了坑坑洼洼的斑驳,这足以证明它确实有些年头了。有一句和石碾有关的谚语“石碾碾磨扇——实打实”,既藏着先民的智慧,也传达着做人的道理,做人就应该像石碾一样诚实厚道。

在童年时光里,乡亲们是否有石头崇拜,我不得而知,然而石碾神圣不容侵犯却是真的,人不能登上碾盘,更不能坐在碾子之上,若是哪个小孩儿淘气登上碾盘,必然迎来大人的一顿训斥。我曾见过胖娃将河沙倒在碾盘上玩耍,恰好被牧羊路过的根爷撞见,根爷劈头盖脸地将胖娃骂了一顿,胖娃红着脸跑回家去,下午胖娃的父亲用井里打来的清水把碾盘通身冲洗了一遍。

石碾仅藏在童年的记忆里,因为早在三十年前,粉碎机、脱粒机普及后,石碾就被遗弃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了,任凭风吹霜冻、日晒雨淋,再也无人过问。

石碾退出后,原来建有石碾的那块地盖起了一座两层的小楼,石碾去了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那白色的大碾盘就躺在屋后的杂草丛中。每次返乡从这里经过,小巷深处似乎隐约间又传来古韵悠悠的歌谣:山村的这台老碾/你转了几百年/日月同心相伴/磨平了沟沟坎坎/山村的这台老碾/日夜不停地转/无论岁月牵绊/碾出了多少思念/娘推过这台老碾/不分黑昼暑寒/白发流下的汗水/浸透光滑的碾杆……

在时间的长河中,石碾沉默却不失威严,即使端坐在房后的废墟之上,也带有一种古老岁月的神圣感。

## 一枚苹果就是一缕阳光的结晶

阳光也可结晶!  
翠绿色的晶体从那些枝条上析出  
像父老乡亲的一个个沉思  
楚楚动人

满园的果子  
为我及父老乡亲的生活打上补丁  
“咬轻一点,别碰着核。核苦”  
那么苦的核结出那么香甜的苹果  
像母亲的微笑  
重复一百次也可充饥止渴

我是母亲的补丁还是母亲是我的补丁?  
母亲说我这枚苹果差点凋零

母亲用了多少风雨才将我  
从医院赎回?  
风雨就是那些补丁的针脚  
每一针都扎在母亲的心坎上  
我听到那些核长出的绿叶哗哗作响  
母亲的泪珠压弯枝条

现在满园的露珠是那些泪珠的回声吗  
两个灵魂的拥抱  
被果园灿烂地理解  
灿烂地带我穿过父老乡亲的风景

我分明看见母亲的眼睛也挂在枝头  
我仰望着 母亲俯视着  
苍凉 脆嫩 繁星点点  
点点剔透晶莹

## 茶道

沉下去就是绽放  
沉下去就溢出沁人的芳香

这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娇小的叶片像极了  
采茶姑娘踮起来的脚尖  
她们眺望到的是山坡的宏阔  
还是远处大海的翻卷  
但它一直在山坡上碧绿  
在山坡上打开它的前世今生

那些麻雀在追赶谁?  
它在守护这山坡上的灵魂

灵魂到底隐藏在哪?  
这一壶的芳香怎能涵盖  
那一坡的丽日朝阳

## 我看见那些……

我看见那些树的叶片  
在慢慢展开  
又一个轮回地伸向空无一物的空中心形 桃形 剑形 直指无形  
谁赋予它们这种对抗的形状  
摇头 点头 不可辩驳  
甚至我闻到了树的骨头  
颤抖的气息

那些鸟儿也是如此  
我看见它们匆匆而过  
一对翅膀刚展开便迫不及待地收拢  
它们在寻找  
自己投下的影子?

阳光从这块田推移到那棵树  
我知道这是在自我否定  
雨也在否定  
挟带着雷声和闪电  
尘埃被击得粉碎仍然是尘埃  
浑浊而无助

在大海的尽头它会澄清下来?  
大海之上  
仍然汹涌澎湃  
沿途的河床像怪石林立的质疑

花开花落几乎无声  
我知道 这也是一种反抗  
比夜的反抗更加安静

在山坡上碧绿地打开(组诗)

□金国泉(安徽)



星期五  
2024年7月5日

□主编:郝良  
□编辑:王万礼  
□美编:杨蕙菱

巴山夜雨

邮箱:  
3213456266@qq.com

07版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